

甲申雜記
清虛雜著補闕
征南錄

聞見近錄
咸淳遺事
青溪寇軌

隨手雜錄
三朝野史
青溪弄兵錄



清
虛
雜
著
補
闕

王從謹
補錄

中
華
書
局

清虛雜著補闕

此據知不足齋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清虛雜著補闕

先公任諫官時大旱請對乞駕出祈雨仁宗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月一日當出先公曰臣謂是日無雨上曰卿何以知之曰陛下既知有雨則安用祈求知有雨而祈非誠也天非至誠不格臣是以知無雨也上曰明日當出先公曰臣乞傳旨閣門上即召近璫喻曰明日於禮泉觀等處祈雨先公曰何不遠出豈憚熱乎凶歲百姓衣食將不給矣上每意動則耳輪先赤厲聲曰待去西太乙宮先公曰乞傳旨上曰卿不知典故出城不預告也先公曰此國初以來防不虞耳今太平久矣人渴望清光預使知之不過村落觀駕者多爾上乃喻旨翌日特召先公隨駕非例也是日熾日塵埃徧空玉色不怡及歸至瓊林苑憩蹕有雲煙起西太乙宮上上瞻顧問雷霆大震遂雨至鄭門自逍遙登易平頭簾且微蓋以承雨入內傳旨先公明日入對及對上喜甚曰此雨卿所致也先公曰陛下盛德格天天下之幸上曰昨夕歸內不敢寢於殿下設香案焚生龍腦十七斤以謝天左右進繖亦却之立至三更自頂至踵無不濡濕先公曰陛下雖答天之誠如此盛德之至也然陰氣不可不防宜爲社稷自重上曰當無雨之際恨不身爲犧牲何暇自愛也

先公尹京一日以府事對仁宗留之曰朕有一事要與卿議今待命一相誰人爲可先公曰臣在諫院不避嫌疑人指爲朋黨今陛下命相臣安敢薦人上曰卿事朕久何所形迹先公曰臣安敢言其姓名但

不因內臣言宮女不知姓名者是好宰相。上曰：除是富弼也。先公再拜曰：陛下得人矣。數日，鑾院富文忠拜相。數日，先公再對上曰：前日與卿議富弼作相，果慰人望。嘗麻出時，朕遣十數小瑞伏朝堂及麻出，百僚皆曰：好宰相。朕喜累日。卿有事無問如何？但奏取來。因諭曰：卿在諫院日，章疏有可以爲朕規戒者，一一錄來，要留觀禁中。先公再拜而出，遂以諫疏彙悉上之。

馮當世爲樞密使，三司火，神宗御右掖門視之。顧近璫曰：急促馬步司就近差兩指揮兵士救之。當世奏曰：故事，發兵須得樞密院宣旨。內臣傳宣發兵，此事不可啓。上深然之。卽於榻前出宣付璫近面去。神宗數嘉之，時論以爲得體。

仁宗在春宮，乘閒時畫馬爲戲。內臣多乞之。張文懿爲太子諭德，亦從乞之。上曰：師父豈可與馬也？乃大書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八字以遺之。文懿奏聞，內中交賀。要璫周懷政上嘗戲爲哥哥，懷政走詣上乞書。上大書曰：周家哥哥斬斬。時以爲戲也。其後退傳三入中書爲相，懷政竟處極刑。

劉瑾元忠知真定，入寺見僧坐禪，以爲不敬，執赴有司。僧告吏曰：願少憩，供答吏可之。僧卽跏趺而化。衆甚異之。他日有僧以事至府，元忠急呼杖之，且曰：少緩，卽又坐化矣。

王荊公領觀使歸金陵，居鍾山下，出卽乘驢。子胥謂之：旣退，見其乘之而出，一卒牽之而行，問其指使，相公何之？指使曰：若牽卒在前，聽牽卒；若牽卒在後，卽聽驢矣。或相公欲止卽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鑿之家，或入寺隨行，未嘗無書，或乘而誦之，或憩而誦之，仍以囊盛餅十數枚，相公食罷，卽遣牽卒。

牽卒之餘，卽飼蠶矣。或田野閒人，持飯飲獻者，亦爲食之。蓋初無定所，或數步復歸，近於無心者也。

京師舊未嘗食蜆蛤，自錢司空始訪諸蔡河，不過升勺，以爲珍饈。自後士人稍稍食之，蛤蜊亦隨而增盛。其諸海物，國初以來亦未嘗多有。錢司空以蛤蜊爲醬，於是海錯悉醢，以走四方。

蔡君謨重鄉物，以子魚爲天下珍味。嘗遺先公，多不過六尾。云所與者，不過諫院故人二三公耳。今子魚盛至京師，遣人或至百尾，由是子魚之價減十倍。

郭后之廢也，孔中丞道輔、范文正而下論不已。一日，時相曰：「此事已然，其將如何？夫婦不容有間也。萬一復位，公等能保后於上無他否？」諸公曰：「我之所議，倫也，不知其他爾。」

仁宗將脩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也。上批太史狀曰：「東家之西，卽西家之東；西家之東，卽東家之西。」太歲果安在，卽日脩之。

禁中殿梁嘗易，而材無適中者。三司奏有大枋，可裁用之。太祖皇帝批其狀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其愛物如此。」

諸綱有廚船，今則爲押綱廚船矣。故事，置廚船者，爲全綱諸船不得動火。惟廚船造飯，以給諸船，一無火燭之虞，二無盜米之弊。

錢若水因撰昭應宮碑，成賜之玉帶，上令服之而謝，三日而止。至今被賜者，閉門以爲例。太宗皇帝常欲自宰臣至侍從官等，第賜帶，且批旨曰：「犀近角，玉近石，惟金百鍊不變，眞寶也。」遂作笏頭。

帶以賜輔臣，其餘未及頒，而上寢疾，乃已。奉宸庫至嘉祐中，尚有舊日選擇將賜犀帶，仁宗上仙，賜從官爲遺留者是也。

錢公若水詣陳希夷，留數日不得辭。一日，召錢至圍爐，見一僧據榻而坐，希夷甚敬之。希夷曰：「此子疑有仙骨。」僧顧視曰：「急流中引退者也。」錢公退問何人也。希夷曰：「白閣道者。」後錢爲樞密副使，時呂相端罷，太宗明日謂輔臣曰：「聞呂端命下，哭泣不已。」錢公厲聲曰：「安有此退語？」諸公曰：「我輩眷戀爵祿，爲上見薄如此，遂力請罷。」

先台公之謫華州也，一日，召伯祖叔祖同詣陳希夷。希夷不出戶而接之，坐久不語。忽問曰：「更有子乎？」晉公曰：「仲子在舍。」希夷曰：「召之。」及至門，希夷出門迎，顧先文正曰：「二十年太平宰相。」顧伯祖曰：「進士及第。」叔祖曰：「倚兄作官。」或問此君鼻偏如何。希夷曰：「今日拜相，明日鼻正。」又懇文正曰：「他日至此，願放此地租稅。」其後卒如其言。及真宗西祀汾陰，文正以前言啓之，上卽詔釋靈臺觀租稅。

蔡君謨始作小園茶入貢，意以仁宗嗣未立而悅上心也。又作曾坑小園，歲貢一斤。歐文忠所謂兩府共賜一餅者是也。元豐中，取揀芽不入香，作密雲龍茶，小於小園，而厚實過之。終元豐時，外臣未始識之。宣仁垂簾，始賜二府及裕陵宿殿，夜賜碾成末茶，二府兩指許，二小黃袋，其白如玉。上題曰：「揀芽，亦神宗所藏。」至元祐末，福建轉運司又取北苑檜旗，建人所作鬪茶者也，以爲瑞雲龍，請進，不納。紹聖初，方入貢，歲不過八團，其製與密雲等，而差小也。

笏頭金帶。惟見任執政。前宰相。乃賜之。張文定造朝。神宗始欲與王荊公同執政。文定欲引進諸公。與上意不諧。又欲俾爲樞密使。文定復請罷將官。上曰。其理如何。文定曰。兵行詭道。若古人以十萬號百萬之類是也。今五千人爲一將。出兩將。則敵知其萬人爾。上曰。卿是不欲任事矣。乃以宣徽使留視職。文定辭。上曰。留卿非爲此職。時有訪問及諸典故耳。歲餘。文定堅請去。上甚眷眷。及辭。賜以笏頭帶。且以前宰相禮遇之。其後或以爲例。非始意也。嘗見宋次道云。一日夜二鼓。樞旨張誠一以小紙批問前執政有無賜笏頭帶例。次道答以無之。不知其意在張公也。

張文定自陳徙宋。召入覲。既見。神宗御崇政殿。將引。詔明日前殿引。及見。卽召對。賜坐。啜茶。上喟曰。卿宿德。前殿始御靴袍。所以昨日輟崇政引見。退而諭閣門。今後前執政官見日。不以班次引前殿。著于令。張文定與趙清獻同除參知政事。前此韓公絳除參知政事。邵公亢除樞密副使。故事。執政官以先後入爲班次。明日立班。韓次宰臣魯公。邵次韓。文定又次之。清獻居下列。上旣坐。復起屏後召閣門。令張某次。曾某。韓某次。張某。趙某次。韓某。邵復居下列。及對。留文定曰。早來班次。可見朕意。卿舊德。暫除參知政事。爲資級爾。行且大用。方六日。而文定以薨去。

文潞公守蜀。一日宴飲。夜深。雪作。諸卒輒毀馬屋五間爲薪。指使入白。潞公曰。更毀五間與之。酒竟不輟。卽諭取他屋補之。

慶曆中。仁宗親除先公。歐陽文忠。蔡君謨。余安道四公爲諫官。先公實居其長。三公曰。公宰相子。且不貧。

朝廷責之，必不至嶺外。縱遠，亦可行。我輩疎遠，且貧，凡論事，必期先之。先公以爲然。當時號先公曰獨打鵲。三公曰：「一棚鵲云。」

仁宗初，獨聽政。范文正以進擬資敘班簿圖上之。冀曉上心，使執政者不得越次欺罔。執政以事危之，遂謫知饒州。諸公出錢，語文正曰：「前黜已光，今更光矣。」文正諱曰：「今回光，後回光，直待上宰了仲淹，方是了期耶。」衆大噱。

慶曆中，范文正、富文忠、韓忠獻執政，議斬邊帥。范文正力爭之，至論上前，退之殿陛。文忠厲聲曰：「六丈無過，待作佛。」文正曰：「上官春秋，公等教上殺人，行看劍在吾輩頭上矣。」其後文忠、忠獻咸以爲不及。

張文懿爲鄧國公，既致政還鄉。時范文正守鄧，置酒高會，軍校皆命坐。文懿既至，卽據主席，而客文正。席中駭之。文懿徐曰：「公知鄧州，監守此土耳。老夫開國於此，所以主席無嫌。識者是之。」明日，文懿復置會，揮金甚盛，以帛三百端爲文正壽。時人榮之。右開見近錄。

進士張夢龍嘗與家人悉臥病。張病極，覺神氣冉冉自身出，須臾有吏卒導至天官府，立庭下。上有被衣冠儼然而坐，如王者。問之曰：「張某也。」吏前趨白曰：「張某昨因父病，曾刺心血和藥，當增福壽。王者令亟遣之。」二人送之以歸，見其尸臥。張驚知其死矣，欲投其尸，百方不能入。二人曰：「我注生注祿判官也，許我燃塔燈二座，乃可入。」張驚諾。二人去，引一道士至。二人曰：「九天司命也。」司命復問曰：「當許我一醺，張請何有力酬之？」司命唯唯，乃持劍步罡呪嘯之際，以劍割其腹而納之。恍然復甦。右甲中

乾道四年夏六月，以同舍吳君一能本校開見，甲中二錄，所闕凡二十六事，錄知右，從緒記。

跋

余在高郵時，友人張由儀彥，則以王定國所記雜事三編見借。一曰甲申錄，二曰聞見錄，三曰隨手錄。彥則云：頃因其父嘉父遺從定國檢方書，定國出弊篋付彥，則銓擇乃得此三書，皆定國手寫，點竄之甚。余因得本焉。靖康初，翟公巽自北扉出牧會稽，過維揚見之，盡攜去。後訪此書，竟不可得。辛亥歲，余寓吳郡守胡茂老館，復見前二書，意恍然若舊識也。時無筆力，乃令翟仲永傳之。明年秋，余來海鹽，始從仲永取本以鈔，尚恨無隨手一錄也。初，余得此書，嘗以隨手錄副本寄子安。又明年，始遣人取之於子安，始復合三書，因再鈔之，而以先寫二書併歸子安，以備復遺失也。時寓天寧僧坊，甲寅五月十四日，淮海張邦基子賢書。

從謹早離中州之難，不能保傳家圖籍之藏。至於先世文集，所自著書，亦皆散逸，窮處江海，極力訪求，僅獲一二。如清虛先生平生詩文及論語傳，今雖不存，而蘇、黃、秦三公所爲序，照映方來，猶可考也。隆興改元，始得先生雜記三編於向氏，乃令二子淹，涵各錄一卷，且手鈔末篇，合爲一帙而藏之。書中所記元豐閒爲中書檢正，與聞天章議官制除目者，則從之大父尚書公也。四月甲戌，四明西溪三近堂從曾孫從謹識。

右清虛居士雜著三編。編各一卷。宋大名王鞏撰。補闕一卷。則其從曾孫從謹所補錄也。案鞏字定國。文正公旦之孫。尚書素之子。史稱其有雋才。長于詩。從蘇軾游。軾得罪。鞏亦貶賓州。或云初倅揚州。謫監筠州鹽稅。數年得還。歷官宗正丞。以跌蕩傲世。屢爲言者所議。故終不顯。方先生在海上海上時。嘗註論語十卷。及放還。詣東上閤門奏上之。秦少游爲之序云。熙寧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其書于太學。凡置博士。試弟子。皆以新書從事。不合者黜之。定國處放逐之中。乃能自信不惑。著成一家之言。至天子聞之。取其書。非其氣過人。何以及此。東坡序其詩云。定國以子故。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子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予。皆清平豐融。藹然治世之音。與志得道行者無異。予每廢卷而歎。恨知其人之淺也。山谷云。定國生長富貴。其嗜好皆老書生事。及流落嶺表。更刻苦讀諸經。頗立訓傳。以示意得。作詩及他文章。不守近世師儒繩尺。欲以推長一時。其合處不減古人。觀三公稱道之者如此。抑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惜所註論語及詩集。俱亡于靖康之亂。而此三書者。淮海張邦基傳先生手藁于張彥則。始行于世。從謹因得就向氏錄藏焉。是隆興以前。雖其家亦未嘗有也。戊戌之秋。予傳竹垞老人手鈔隨手錄及補闕一卷。甫竟。復得宋刻聞見甲申二錄于吳興書賈。竊喜其合并之奇。又懼其久之而復佚也。爲彙而刊之。且備錄東坡諸公之言。以志景仰。讀書尚友之士。或不厭其述之之詳也。宋刻遇構字。下註御名而不贅。知爲高宗時版本。聞見錄書李東之請老事。宋史作李東之。據此。爲正其誤云。

清遠雜著附錄 跋

乾隆己亥三月三日長塘鮑延博識于知不足齋